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十葉野聞 第二章

○下嫁嫁遣 太后下嫁，千古奇聞，自不待言。殊不知在滿洲舊俗，固無足異，特舉漢家歷史相較，始覺自慚形穢，而後譏為奇恥耳。

在當時都中，除一二清流外，方且播為佳話，同瞻盛事。相傳頒一詔書，亦漢人手筆，略謂「朕雖以天下養，而太后春秋鼎盛，子焉無偶，春花秋月，悄然不怡，表以皇叔攝政王，周室懿親，元勳貴胄，克配徽音，永承休美」云云。

相傳當時婚禮之盛，為從來大婚所未有。蓋開國太后，特行婚嫁之禮，理固宜然，其無足怪。所難堪者，惟幼主耳。其時金帛賞賜，動逾千萬。輦下有巧工擅織技者，能以金銀絲織成帷幔茵褥之屬，精妙絕倫，明季宮中曾徵為供奉。太后聞之，遣人訪問。巧工不肯來，許以重金，亦不受，將執而戮之。

有內監知其狀，獻計曰：「彼性孤僻，徒殺之而織工不成，求無益於太后。且太后嘉禮而行刑，以起謗讟，非計也。小臣有術，可使彼就範，惟不敢直陳耳。」太后問若何。曰：「巧工有妾常為大婦所厄，不得逞。苟使人許以織成後，由太后旨，許其妾同居，且先取其妾來，俟其織成後賜還，一若出於太后之特賞者，則彼必不抗拒。」太后許之，巧工果來，凡歷月餘而成全具，名其殿曰「鶯梭殿」。

上自簾幕承塵，下至地衣，無不用金銀五彩絲組織，絢爛霞綺，眩人目精。蓋一殿之所費，數逾巨億。太后顧之，猶以為未足，更命巧工南往蘇、杭間，採取繡絲冰繭，鏤金刻玉，以為牆壁敷坐之飾。又得西洋大玻璃屏，曲折鉤斗，成三十六角度，滿室照耀，如行冰雪中，見者色然，駭己身之化千萬億也。巧工又善繪，能以攝光鏡映出山水、人物等現象於紙上，復以五色筆依影描之，栩栩欲活，曲盡妙肖。

太后令摹《全宮妃女捧金蓮送局圖》。圖廣五尺餘，長一丈有奇，中凡人物千數百人。自攝政王、太后為新夫婦外，男女僕相及執燭擁氈、奉盤匱、壺餐、薰爐、掌扇之屬，莫不鬚眉畢現，姿態動人。近而逼視，不見墨筆痕跡；遠而察之，前後高下，層折清■寮，淺深濃淡，一覽可分。自有繪法以來，未嘗有此神妙，蓋即西洋攝影法之濫觴也。

後乾隆時有祁世寧者善此術，或云即巧工之再傳弟子。其圖以關於下嫁事實，康熙初，欲削之以掩家醜，乃並圖毀之，惜哉！巧工後以竊宮女潛遁事發，戮於禁中。

○董妃秘史

自近世名人筆記，俱以世祖因董妃逝世，悲憤出家，且證董妃實即冒辟疆妾董小宛。而辯之者則歷引明季清初諸家說乘，坐實其非，謂妃係董鄂氏，董鄂乃長白舊部，世為清室臣僕，絕非漢人董姓。

此考據非不博洽，然竊以為文人好事，裝點附會，在所不免。若秉筆署史，去取不容不嚴；而說部摭拾，亦未足深責。某君語予曰：「世所稱董妃，未必即係董小宛，而其人婉媚明麗，足使世祖傷念不忘。且敝屣萬乘之尊榮，以徇兒女之情愛，非等閒所可論也。」故董妃實為清初一代之尤物，而其道德品格，又在左嬪、陰后之間。

相傳有御制詠詞，文詞俊偉篤摯，有足觀者。其詞云：

順治十有七年八月壬寅，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崩。嗚呼！內治虛賢，贊襄失助，永了涉德，摧痛無窮。惟后制行純備，足垂範後世；顧壺儀邃密，非朕為表著，曷由知之。是用匯其生平懿行，次之為狀。

后董氏，滿洲人也。父內大臣鄂碩，以積勳封至伯，沒贈侯爵，諡剛毅。后幼穎慧過人。及長，嫻女工，修謹自飭，進止有序，有母儀之度，姻黨稱之。年十八，以德選入掖庭。婉靜循禮，聲譽日聞，為皇太后所嘉與。於順治十三年八月，朕恭承懿命，立為賢妃；九月，復進秩冊為皇貴妃。

后性孝敬，知大體，其於上下，能謙抑惠愛，不以貴自矜。事皇太后奉養甚至，伺顏色如子女，左右趨走，無異女侍。皇太后良安之，自非后在側不樂也。朕時因事幸南苑，及適他所，皇太后或少違豫，以后在，定省承歡若朕躬。朕用少釋慮，治外務。即皇太后亦曰：「后事我詎異帝耶。」故凡出入必偕。朕前奉皇太后幸湯泉，后以疾弗從。皇太后則曰：「若獨勿能強起一往，以慰我心乎？」因再四勉之，蓋日不忍去後如此。

其事朕如父，事今后亦如母。晨夕候興居，視飲食服御，曲體罔不悉。即朕返蹕宴，后必迎問寒暑；或意少亂，則曰：「陛下歸且晚，體得毋倦邪？」趣令具餐，躬進之。居恒設食，未嘗不敬奉勉食，至飫乃已。或命之共餐，則又曰：「陛下厚念，妾幸甚。然孰若與諸大臣，使得常奉色笑，以沾寵惠乎？」朕故頻與諸大臣共食。朕值愛典舉數觴，后必頻教誡侍者：「若善侍上寢室。無過燥。」已復中夜，戚戚起曰：「渠寧足侍耶？」更趨朕寢所伺候，心始安，然後退。

朕每省封事，抵夜分，妃未嘗不侍側。諸曹章有但循例待報者，朕寓目已，置之，妃輒曰：「此詎非幾務，陛下遂置之耶？」朕曰：「無庸，故事耳。」后復諫曰：「此雖奉行成法，顧安知無時變，需更張，或且有他故宜囑者，陛下奈何忽之？祖宗遺業良重，即身雖勞，恐未可已也。」及朕令妃同閱，即復起謝曰：「妾聞婦無外事，豈敢以女子干國政？惟陛下裁察。」固辭不可。

一日，朕覽廷讞疏，至應決者，握筆猶豫，未忍下。后起問曰：「是疏安所云，致軫陛下心乃爾？」朕諭之曰：「此秋決疏中十餘人，俟朕報可，即置法矣。」后聞之泣下曰：「諸辟皆愚無知，且非陛下——親讞者。妾度陛下心，即親讞，猶以不得情是懼。矧但兩司審慮，豈盡無冤耶？陛下宜敬慎，求可矜宥者，令活之，以稱好生之仁耳。」自是，於刑曹爰書，朕一經詳覽竟，妃必勉朕再閱曰：「民命至重，死不可復生。陛下幸留意參稽之，不然，彼將奚賴耶？」且每曰：「與其失入，毋寧失出。」以寬大諫朕，如朕心。故重辟獲全、大獄末減者甚眾，或有更令復讞者，亦多出后規勸之力。嗟夫！朕日御萬機，藉妃內助，故得安意綜理，今復何恃耶！寧有協朕意如妃者耶？

諸大臣有偶干罪戾者，朕或不樂。妃詢其故，諫曰：「斯事良非妾所干預。然以妾愚，謂諸大臣即有過，皆為國事，非為身謀。陛下曷霽威詳察，以服其心？否則，諸大臣弗服，即何以服天下之心乎？」嗚呼！乃心在邦國、繫臣民如妃，豈可多得哉？

妃嘗因朕免朝請，請曰：「妾未諳朝儀。」朕諭以只南面受君臣拜舞耳，非聽政也。后進曰：「陛下以非聽政故罷視朝，然群臣捨是日，容獲覲天顏耶？願陛下毋以倦勤罷。」於是因妃語頻視朝。

妃每當朕日講後，必詢所講，且曰：「幸為妾言。」朕與言章句大義，妃輒喜。間有遺忘，不能盡悉，后輒諫曰：「妾聞聖賢之道，備於載籍。陛下服膺默識之，始有裨政治，否則講習奚益焉？」

朕有時蒐狩親騎射，后必諫曰：「陛下藉祖宗鴻業，講武事，安不忘戰，甚善。然馬足安足恃？一萬邦仰庇之身，輕於馳聘，妾深為陛下危之。」蓋后之深識遠慮，所關者切，故值朕騎或偶蹙，輒松然於色也。

妃自入宮掖數年，行己謙和，不惟能敬承皇太后，即至朕保姆往來，晉接以禮，亦無敢慢。其遇諸嬪嬙，寬仁下逮，曾乏纖介嫉忌意，善則奏稱之；有過則隱之，不以聞。於朕所悅，妃亦撫恤如子。雖飲食之微，有甘蠶者，必使均嘗之，意乃適。宮闈眷屬，小大無畏，長者嫺呼之，少者姊視之，不以非禮加人，亦無少有諍語。故凡見者莫不歡悅，藹然相親。值朕或譴責女侍、宮監之獲罪者，必為拜請曰：「此曹蠢愚，安知上意？陛下幸毋怒。是瑣瑣者亦有微長，昔不於某事曾效力乎？且冥行干戾，臧獲之常也。」更委曲引喻，俟朕意解乃止。

后天性慈惠，凡朕所賜賚，必推施群下，無所惜。封皇貴妃有年，乃絕無儲蓄。崩逝後諸含殮具，皆皇太后所預治者。視

他宮侍亦無所差別，均被賜予，故今宮中人哀痛甚篤，至欲身殉者數人。

初，后父病故，聞訃哀怛。朕慰之，拭淚對曰：「妾豈敢過悲，塵陛下憂，所以痛者，悼答鞠育恩耳。今既亡，妾哀愈安。何者？妾父惟性夙愚，不達大道，有女獲侍至尊，榮寵已極，恐自謂復何懼，所行或不謹，每用憂念。今幸以時終，荷陛下恩，恤禮至備，妾復何慟哉？」因復輟哀。

後復有兄之喪，時后屬疾，未便聞。后謂朕曰：「妾兄其死矣。曩月必再遣妾嫂來問，今久不至，可知也。」朕以后疾，故仍不語以實，安慰之。后曰：「妾兄心衿傲，在外所行多不以理。侍妾母家，恣要齋容有之。審爾詎止辱妾名，恐舉國謂陛下以一微賤女致不肖者肆行罔忌。故夙夜憂懼，寢食未敢寧。今幸無他故沒足矣，妾安用悲為？」

先是，后於丁酉冬，榮親王生，未幾王薨。朕慮妃愴悼，妃絕無感容，恬然對曰：「妾產是子時，遂懼不育，致夭折以憂陛下。今幸陛下自重，弗過哀，妾敢為此一塊肉勞陛下念耶？」因更慰勉朕，不復悼惜。當生王時，免身甚艱。朕因念夫婦之誼，即同老友，何必接夕乃稱好合。且朕夙耽清靜，每喜獨處小室。自茲遂異牀席，即后意豈必已生者為天子，始慊心乎？是以亦絕不縈念。噫！后可謂明大義，不顧私戚，以禮自持，能深體朕心者矣。

初，后於朕偶有未稱旨者，朕或加譙讓，始猶申己意以明無過。及讀史至周姜后脫簪待罪事，翻然悔曰：「古賢后身本無■，尚待罪若彼。我往曾申辯，殊違恪順之道。」嗣即有宜辨者，但引咎自責而已，后之恭謹遷善如此。

后性至節儉，衣飾絕去華彩，即簪珥之屬，不用金玉，惟以骨角者充飾。所誦《四書》及《易》已卒業。習書未久，天資敏慧，遂精書法。

后素不信佛，朕時以內典禪宗諭之，且為解《心經》奧義，由是崇敬三寶，棲心禪學，參「一口氣不來，向何處安身立命」語。即見朕即舉之，朕笑而不答。後以久抱疾，參究未能純一，后已舉前語，朕一語答之，遂有省。自嬰疾後，但憑倚榻，曾未偃臥。及疾漸危，猶究前說，不廢提持。故崩時言動不亂，端坐呼佛號，噓氣而化，顏貌平整，儼如平時，嗚呼！足見后信佛法、究心禪教之誠也。

先是，后初病時，恒曰：「皇太后眷吾極篤，脫不幸病終不瘳，皇太后必深哀戚，吾何以當之？」故遇皇太后使來問安否，后必對曰：「今日少安。」一日，朕偶值之，問曰：「若今疾已篤，何以安也？」后曰：「惡可以妾病遺皇太后憂？我死乃可聞之耳。」泊疾甚瀰留，朕及今皇后、妃嬪、眷屬環視之。后曰：「吾體殊委頓，殆將不起。顧此中澄定，亦無所苦。獨念以卑微之身，荷皇太后暨陛下高厚恩，不及酬萬一。妾沒後，陛下聖明，必愛念祖宗大業。且皇太后在上，或不至過慟，然亦宜節哀。惟皇太后慈衷肫切，必深傷悼，奈何？思及此，妾即死，心亦弗安耳。」既復謂朕曰：「妾亡，意諸王等必且皆致賻。意一身所用幾何？陛下誠念妾，與其虛糜無用，孰若施諸貧乏為善也？」復囑左右曰：「束體者甚無以華美。皇上崇儉約，如用諸珍麗物，違上意，亦非我素也。曷若以我所遺者，為奉佛誦經需，殊有利益耳。」故今殮具，朕重逆后意。概以儉素，更以賻二萬餘金施諸貧乏，此從后意也。

凡人之美多初終易轍。后病閱三載，雖容瘁身羸，仍時勉謂無傷，諸事尤備，禮無少懈，後先一也。事今后克盡謙敬，以母稱之，今后亦視后如娣。十四年冬於南苑，皇太后聖體違和。后朝夕奉侍，廢飲食。朕為皇太后禱於上帝壇，旋宮者再。今后曾無一語奉詢，亦未曾遣使問候。是以朕以今后有違孝道，諭令群臣議之，然未令后知也。後，后聞之，長跪頓首固請曰：「陛下之責皇后是也。然妾度皇太后斯何時，有不憔悴憂念者耶？特以一時未及思，故先詢問耳。陛下若遽廢皇后，妾必不敢生。陛下幸垂察皇后心，俾妾仍視息世間，即萬無廢皇后也。」前歲，今后寢病瀕危，后躬為扶持供養。今后宮中侍御尚得乘間少休，后則晝夜目不交睫，且時為誦書史，或常譚以解之。及離側出寢門，即悲泣曰：「上委我候視，倘疾終不痊，奈何？」凡后事，咸躬為葺治，略無倦容。今年春，永壽宮始有疾，朕亦躬視扶持三晝夜，忘寢興，其所以慰懇解悲憂，預為治備，皆如待后者。

后所製衣物今猶在也。悼妃薨時，后哭之曰：「韶年入宮，胡不於上久效力，遂遽夭喪耶！」悲哀甚切，逾於倫等。其愛念他妃嬪舉此類也。故今后及諸妃嬪，皆哀痛曰：「與存無用之軀，孰若存此賢淑，克承上意者耶。吾輩曷不先後逝耶，今雖存，於上奚益耶？」追思夙好，感懷舊澤，皆絕筆誦經，以為非此不足為報云。

后嘗育承澤王女二人、安王女一人於宮中，朝夕鞠撫，慈愛不啻所生。茲三公主孳踣哀毀，人不忍聞見。宮中庶務，曩皆后經紀，盡以檢核，罔不當。雖未晉后名，實后職也。第以今后在故，不及正位耳。自后崩後，內政叢集，待命於朕。用是愈念后，悲感不能自止。因歎朕伉儷之緣，殊為不偶。

前廢后容止，足稱佳麗，亦極巧慧，乃處心弗端，且嫉甚。見貌少妍者，即憎惡欲置之死；雖朕舉動，靡不猜朕。靡故別居，不與接見。且朕素慕簡樸，廢后則僻嗜奢侈，侈諸服御，莫不以珠玉綺繡綴飾，無益暴殄，少不知惜。嘗膳時，有一器非金者，輒拂然不悅。廢后之行若是，朕含忍久之，鬱慊成疾。皇太后見朕容漸瘁，良悉所由，諭朕載酌，故朕承慈命廢之。及廢，宮中無一念之者。則廢后所行，久不稱眾意可知矣。今后秉心浮樸，顧又乏長才。

洎得后才德兼備，足毗內政，諧朕志，且奉事皇太后，恪恭婦道。皇太后愛其賢，若獲瑰寶。朕懷亦得舒，夙疾良已。故后崩，皇太后哀痛曰：「吾子之嘉耦，即吾女也。吾冀以若兩人永偕娛我老。茲后長往矣，孰能如后事我耶？孰有能順吾意者耶？即有語，孰語耶，孰與籌邪？」欲慰勉朕，即又曰：「吾哀已釋矣。帝其毋過傷。」然至今淚實未嘗少止也。見今后及諸妃嬪哭后之痛，諭曰：「若輩勿深哀，曷少自慰？」乃一時未有應者，皇太后泫然淚下。朕曰：「若皆無心者乎？胡竟無一語耶？」蓋追惜后之淑德，為諸人所難及，故每曰：「諸妃嬪勿勿來重傷我心。」於此益見念后之至也。

抑朕反覆思后所關之重，更有不忍言而不能自止者。皇太后雅性修潔，雖尋常起居細節，亦必肅然不肯苟且。如朕為皇太后親子，凡孝養之事，於理更有何忌。但以朕乃男子，故常有引嫌不能親及者，故惟恃后敬奉，能體皇太后。皇太后千秋萬歲後，諸大事俱后經治是賴。今一朝崩逝，後脫遇此，朕可一一預及之乎？將必付之不堪委托之人。念至於斯，五中摧裂。益不能不傷痛無已矣。

后持躬謹恪，翼贊內治，殫竭心力，無微不飭，於諸務孜孜焉，罔勿周詳。且慮父兄之有不卒，故憂勞成疾。上則皇太后慈懷軫惻，今后悲悼異常；下則六宮號慕，天下臣民莫不感痛。惟朕一人，撫今追昔，雖不言哀，哀自至矣。嗚呼！是皆后實行，一辭無所增飾，非以后崩逝故，過於軫惜為虛語。后素著，筆不勝書。朕於傷悼中，不能盡憶，特錄其大略狀之，俾懿德昭垂，朕哀亦用少展云爾。

○顧命異聞三則

世祖遜位出世，與宴駕情事當然不同。故其托孤寄命，從容佈置，意想中極為周到，亦自有理。顧按之事實，容有未盡然者。彼即感觸世緣，言下頓悟，勘破一切尊榮富貴，則蟬蛻濁穢，自有不可一刻留者。故康熙帝年方童稚，而竟不及待，毅然決絕捨去，謂非絕無繫戀，視子孫傳世事如空花幻影也乎？故官書所載世祖顧命大臣至八大員之多，其後互爭權利，幾危社稷。設非康熙帝英明，不且事幾不可收拾，欲安利之，適以危害之歟？

間嘗疑顧命事未可信，後與掌故家某公談及。某公乃鼓掌曰：「信然。設非子言，吾幾忘之。」蓋康熙誅龜拜詔，亦有「妄稱顧命大臣，竊弄威權」等語。後得宗室某之飭聞天家事者，謂龜拜等五人實皆乘機攫取權利，並未恭承顧命異數。惟瑪尼哈特平日係左右近臣，確有世祖手詔，勉其忠輔幼主之語。然亦非正式拜受顧命，如周公、畢公然者。

先是，順治帝以董妃既亡，抑鬱不自得。一日，獨坐便殿，偶睹梧桐落葉，瞿然若有所念，顧左右曰：「人生不過數十寒暑，逐逐名利，何時可已？朕貴為天子，開國承家業已十有八年，長此營營，何時方得滿意？朕覺世事有如浮雲過眼，事後追維，味同嚼蠟，不如真修悟道，實為無上上乘。況朕幼日即有此志，邇來飽經世患，勘破情網，若不於此時解脫，更待何時！」語訖，立命

召御前會議大臣瑪尼哈特等人，即勉以忠輔幼主等語，語至簡單。大臣俱攀轡乞留。世祖復答數語，意甚決絕，大臣等踞不肯起。頃之，世祖已命小黃門出篋中黃袈裟一、喇嘛帽一，從容易服，飄飄步行出東華門。瑪尼等俱長跪牽裾，不聽帝行，帝亦不怒。顧辭旨堅決，不可挽回，大臣乃請指派侍衛護送。世祖固言無須，以諸臣請不已，遂許侍衛四人隨行。後未至五台界，即遣還，卒未獲知帝所卓錫之地也。

既行，瑪哈尼特等，方議禪立幼主事。鼈拜始列席定策，儼然自稱顧命大臣，諸受顧命者俱側目。聖祖既幼，亦不知顧命之真相，果誰是誰非也。且世祖瀕行，僅與諸臣寥寥數語。幼主絕未謀面，故聖祖迄不知鼈拜未預顧命，乃係事後自稱，以炫其能耳。

鼈拜既擅權自恣，初止魚肉同儕，出言多不遜；嗣見幼主長厚，心地仁慈，遂逐漸進步，竟至氣凌主座。

聖祖幼即喜讀儒書，鼈拜方奏事，見聖祖誦讀不止，意甚不悅，乃面謾曰：「吾盛清自有制度，皇上宜讀喇嘛經，不宜讀儒生說。先帝不以臣為不肖，故使臣訓誨皇上。臣愚以為宜體先帝聖意，屏儒進釋，庶幾勿墜先緒。」聖祖笑曰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。正位中原而云不讀孔子書，無是理也。朕思三教平流，可不分軒輊。卿奈何所見之不廣也？」鼈拜佛然曰：「皇上初政，即拒微臣之忠諫，殊不敢復問國事矣。」即拂袖欲退，聖祖止之曰：「卿傳勿爾。朕非拒諫之主，讀書亦非壞亂之事，卿傳其平心察之。」鼈拜聞言，面有慚色。顧其剛復自用之惡性勃不可遏，復顧而言曰：「皇上請以臣言付諸臣會議。設臣言貽誤者，臣願伏斧鑕以謝皇上。」聖祖知其驕蹇，遂一笑而罷，鼈猶悻悻未已也。

一日，鼈拜復請策封其族祖某，曾從太宗征朝鮮有功者，侈陳事跡，立請優獎。聖祖曰：「其功非不甚偉，然祖宗朝酬庸之典，亦至優渥矣。彼以將軍例賜恤，亦已甚矣。今尚欲何所請耶？朕不敢有加於祖宗朝之成例，卿其自愛。」鼈不奉詔，大肆申辯，謂：「臣受顧命之重寄，而遠祖不獲榮一階，大非人子顯揚之道。今日苟不獲溫詔，臣將痛哭於文皇帝之陵，不復能忝職左右。」聖祖心惡其要挾跋扈，而不肯取消其顧命重寄，乃從容曰：「朕別有旨，卿傳何事過勞？」鼈即謝恩，以為榮封已得，皇上所面命也。其專擅僭越類如此。

或譖於聖祖曰：「鼈拜實未受先帝之顧命。當先帝大去時，立命瑪尼哈特等人，未嘗及鼈拜也。乃其後瑪子等奉命定策，翌戴聖主，事已大定矣。鼈忽一躍而起，爭取一席之地據之，自稱顧命大臣，輒然不以為恥。皇上優容，不究其貪冒之罪耳。否則矯誣上命，妄借名器。其自墮品格者猶小，而敢於欺罔先帝者實大。且彼瑪尼而之死，罪尤不可勝誅。皇上如欲證明事實，但取瑪尼哈特所藏之先帝手詔，今在其子所，則真偽是非，不難大白矣。」聖祖復曰：「瑪尼哈特既有先帝手詔，曷不進呈，而擅自藏之於家乎？」對曰：「臣曾見之，詔中蓋指明呈閱時期，不至期不與呈。」聖祖曰：「今是否已至期？」對曰：「第問瑪大臣之子可。」

聖祖果召瑪尼子等，問手詔語未畢，瑪尼等大驚失色，因跪奏：「先帝手付先臣，諭令秘密，候某年月日嗣君已長，可付與之，汝等斯盡職矣。今既承天威下問，敢不先獻，以舒宸廑？」聖祖捧手詔讀之，淚隨聲墜，謂：「此真先帝御筆也。」命藏大內，而召鼈拜入，示之，令自答覆。鼈拜懼甚，不敢出一語，但叩首求恩而已。未幾，御史等奏劾鼈二十大罪，卒遇刑。

初，鼈拜忌瑪尼哈特之以長身受帝眷，且持有先帝手詔，誓欲傾之以為快。時聖祖雖厭鼈拜，而聞瑪尼等好貨，暮夜苞苴，漸至顯卜其晝，賄賂公行，腥聞於上，其黨亦多不法，瑪尼不能制。聖祖令心腹偵之信，乃亦不滿於瑪尼哈特矣。無何，鼈拜嗾其黨在台諫者，彈劾瑪十餘款，語皆羅織而成。

聖祖令瑪尼自復，鼈乃遣其黨偽為親瑪者，勸其逐條申辯，幾無一語成為事實。奏上，聖祖怒曰：「子乃以辯為能，果一無所短乎？」於是遣內大臣按問，抄沒其產，積資頗多，且其間有御用物，非臣下所宜蓄者。聖祖怒甚，令瑪尼哈特入對。歷數申辯之非，欺君罔上，乃收宗人府獄。然猶無意死者，第飭上疏據實自首，當從末減，治其黨羽而已。

鼈拜復使人就獄中說瑪尼勿自承，坐取族滅。瑪尼不知中其計，仍曉曉置辯。世祖泣曰：「昔先帝以手詔付伊，朕之敬禮亦至矣。伊不自愛，乃至簠簋不飭。證據鑿鑿，不可為諱，一至於此，然朕以彼為顧命舊臣，輒就刑戮，非國家之福，故令其伏罪以謝天下，則臣之寬典，亦有辭以對大眾。而乃執迷不悟，始終文過，天下安有如是庸愚昏憤之人乎？國法所在，朕亦安能以私廢公？即使先帝處此，亦難為之保全。朕實不得已而用刑。其佈告天下，咸使聞知。」又曰：「議親議貴之典，自古慎重，渺渺朕躬，何敢妄行大事？但國法所在，與其枉法以徇私，無寧執法以安眾。萬不得已，施於一身，以正其罪，有厥子孫，以用朕情，情與法交盡。彼既無怨，而國體不傷。諸大臣諒亦以為然也。」乃賜瑪尼哈特自裁，而有其子孫，居宗人府如故。

鼈拜揚揚自得曰：「此老倔強，乃入吾彀中，今而後，莫予毒。所惜者，斬草除根之計未施。彼庶孽耽耽虎視，尚恐死灰復燃耳。」不一年，聖祖稔鼈拜之惡，日知其傾陷瑪尼哈特狀，歷數其罪，置之法，子孫俱從戮，禍酷於瑪尼哈特矣。

○拾明珠相國秘事二則

康熙帝性英明而兼果斷，故能以冲年親政，不動聲色，誅巨奸鼈拜。於是三十年中，文治武功，經營不遺餘力，四方底定，大勳告集，實清代之大有為者。迨春秋既高，尊榮太甚，精爽漸喪，百弊萌生。於是內而庶孽爭權，宮廷樹敵；外而奸諛弄柄，僉王紛來，夔非初日清明氣象矣。

其時，招權納賄與青宮相倚庇者，實為大學士明珠。明珠本皇室懿親，狡黠善伺帝意，由部曹末秩，不十年而晉位宰輔，可謂幸矣。顧以聖祖英明，未燭其奸，其奢侈驕橫，即在滿臣中亦不多見。而聖祖方以儉德為天下先，獨優容不之問，抑何其術之工也。

相傳康熙帝喜讀儒書及古今秘籍，又好天文算術，滿臣中莫有與之廣同調者。惟明珠能深窺其蘊。於是因逢迎之智，開汲引之門，廣延海內文藝博洽之士，奇異罕見之書，特設一儲材館於私邸。館中復置藏書樓，不惜重金，搜致秘笈。東南藏書之家，貧不能自存，則奔走門下，如願以償。文人少有才藝稱譽，百計奉為上客，所欲無不力致。故崑山徐氏等，皆陰獲其援引。其援彈鋏之客，不可勝計。每中秘有所考問，一旨甫下，幕客爭相相對，紙筆紛紛如雪花四舞，以故奏對無不稱旨。其子納蘭容若等，常得與文人學士遊宴，上下其議論，文采斐然，為曼珠世家所絕鮮。聖祖之寵幸，蓋有由來也。

康熙朝文臣之受優禮者，莫如張英、魏裔介等，明珠皆傾心與之結納。其時方奉敕編撰《字典》及《子史精華》、《佩文韻府》。明珠每入修書館，必使人輦金巨萬，遇文字之佳妙、謄寫之工秀者，皆分賜之，多寡無所吝。以是寒賤爭感劬。其姿性本穎慧，初不識漢字，後與文人往還，居然能作書札，且吟哦成句矣。

一日，聖祖問：「爾好鑽研風雅，亦知莊子《逍遙遊》是何命意？何謂《南華》、《秋水》？」明珠不能對，乃奏：「臣近日馳思案牘，昏冒不學已久。容臣取書讀之，明日恭對。」聖祖笑而頷之。明日袖呈條對，文詞斐麗，節奏詳明，居然文學大家矣。聖祖問何人所擬，明珠不敢隱，舉其人以對，則徐健庵也。聖祖笑曰：「爾毓綉，敢與狀元公交好乎？爾試為朕面解其義，毋為人笑沒字碑也。」明珠歷陳意義，頗覺未誤。聖祖曰：「此亦可謂難得矣。」遂將御制詩文賜之曰：「爾及身雖不復能博通，然以此昭示子孫，毋使再受金玉敗絮之譏也。」明珠退，遂增聰老儒數人，專教其子揣摩御制筆法，其後容若等俱以詩文鳴禁中。

初，明珠為固寵持祿計，聞聖祖宮中欲選良家閨秀為女官，以充典簽校書等職，而限於滿、漢之界。滿人女子，多不嫻文學，無可當選者。乃異想天開，密遣使往蘇、杭間購小家碧玉未成年者至邸中，先教以言語，次授之各種學藝，以備進獻。其女皆美麗而天足，並欲使冒為滿旗貴族也。其事絕秘，雖家人不與知，所知者惟一、二心腹而已。其夫人早卒，以妾代之，悍妒有力，明珠頗畏焉。或告之曰：「相國謀署外室，城西別墅中粉黛殆以百數，三十六宮都是春也。」夫人覘之信，怒甚，曰：「予必盡殺之，固不使相國知。」

先是，別墅所購待年之姬，分科習文藝，宛若學校者然。如書史、詩詞、歌曲、音樂、弈棋、繪畫、雕刻、女紅、遊戲等，各占門類，習一藝成，以次遞習。有老儒杭人，博通書史，兼擅詩詞歌曲，相國聘之以教諸姬。老儒僅知為相國之待年寵也，所教為及笄女子三，曰新梅，曰嬌杏，曰茜桃，若姊妹花然。茜桃尤聰慧，年僅纖素耳。老儒憐之，獨教之古列女節孝貞烈事，茜桃慨然

欲自振發，顧念身世，輒為之淚下。然技藝之精進，突過儕輩，偶見即能倣效，詩詞出語有天然韻致，非人力所能為也。老儒譽不置，而嬌杏頗妒之。

院制：每女子三，必有一老婦管理其起居飲食，凡師教外督責之事皆屬焉。嬌杏嫉茜桃之能，輒短之於老姆。茜桃承若儒教，慷慨尚氣節，不肯諂事老姆。且以己所處地位，無異娼妓，永無撥雲見天之日。故覺生趣頓減，而怨憤之詞或見於詞色。於是老姆亦厭惡之矣。

一日，會時節，聞夫人來園中游遊，諸老婦大驚，知必有禍，乃匿其馴優心愛之姬，而班倔強者出迎，意謂夫人若加凌辱，此輩固無足惜耳。無何，夫人至，頗和藹無怒容。既遍閱諸姬，乃命膳夫設宴，以享群花，且命醉飽勿懼。既而命諸老婦善事諸姬，率婢媼登車去。

茜桃既入課齋，老儒見其雙頰微酡，問所以飲食者。茜桃具以告，且曰：「夫人固有禮，但未知肯釋放吾輩否？兒已微露求請意矣。」老儒色然曰：「危哉，此豈爾求請時耶？」茜桃曰：「何謂？」老儒曰：「夫人之有禮，於理為常，未可深信。恐其城府甚深，蘊毒亦愈厚耳。且雖不願爾輩在此，亦豈願爾輩安然他適，享太平之幸福？而爾驟露求請之意，彼知爾之不易馴服，必設計更速。惜哉，爾之不習世放也。」茜桃聞言，自悔性躁，伏案痛哭。老儒慰解之。新梅最長厚，爭來解勸，嬌杏則不知所之矣。未幾，茜桃腹痛，自歸寢室。

比晚，新梅走告老儒曰：「茜妹死矣。凡侍夫人飲者十六人，中有六人得賜酒，賜酒者皆斃。噫，殆酒中有毒耶？」老儒歎曰：「吾知頭角崢嶸之為害速也，但爾輩亦不能免。嬌杏何如？」新梅曰：「嬌妹方鼓掌稱樂。」老儒曰：「婦人之妒，一至此耶。雖然，舐糠及米，彼自不知死期之將至。何樂之有？」新梅懼甚，齒為之戰，踞地求老儒援救。老儒曰：「吾姑試之，未知有效否。」新梅稱謝去。

老儒乃函致其徒為顯宦者，言於相國求去。相國知有異，遣人引老儒至密室，詢所以求去之故。老儒以前事告，相國驚曰：「吾固不知。此禁憐也，奈何夫人貽誤若是？」老儒從容曰：「與其死之，不若生之。」相國頗首肯，乃命人稽園中人數。將下赦令，夫人已知之，爭先馳往，命綵色美者別置一室，而驅其中姿以下者。新梅樸訥無華，竟得漏網。因感老儒惠，輾轉訪得其寓所，願作奴婢以報。老儒乃納為子婦焉，而相國獻姬之事亦遂寢。

○奪嫡妖亂志七則

康熙帝既立胤礽為太子，以為天下無事，娛情內典，藉自頤養，不日且內禪。而諸子眾多，俱以胤礽長厚，無奇才異能，坐躋大寶，心不甘服，咸思帝制自為。其間權力最盛、黨羽廣布者，則推胤禛、胤禵、胤禛、胤禩。胤禛即世宗，有異稟，膂力過人，能驅使番僧及海內奇俠之士為己用。胤禵等與之抗，各樹一幟。惟胤禛等常自附於胤禛，以張旗鼓，故胤禛與之感情頗洽，而視胤禵四人，則仇敵也。

先是，滿洲家法不主立長，蓋尚襲蒙古、遼、金舊俗。既入關，諸臣文飾漢義，請立儲貳。康熙帝亦醉心漢家文化，恐不立儲為天下後世笑，貿然許之，而大錯鑄成矣。

胤礽性厚重，短於智略，然苟使多讀書史，洞明大義，實足為一令辟。惜滿廷不事此，亦無出閣就學之典禮，但使喇嘛教之番經，世僕數員，督以清書騎射而已。聖祖因好儒書，獨不使儲貳懋學，為絕可怪之事，然實滿廷之劫運也。胤礽不知德足勝妖之事，習聞喇嘛之言，下至僉人羣小，爭相構煽，遂與諸子徵逐，務為相勝，而事乃敗矣。

當儲貳之初建，聖祖命與諸弟習射於便殿，彎弓無一中者，其他技擊，亦均不嫻，而諸子多勇武命中，胤礽引為大恥。師傅某公，滿人中昏庸之傑出者也。乃進言說太子，謂諸子獲勝，皆出崇奉喇嘛及養士之力。太子瞿然問計，師傅乃為畫計：爭致喇嘛及擊劍敢死之士，務勝諸子，敵勢自卻矣。太子固不更事，深信不疑，乃與諸喇嘛約曰：「苟有能以咒語秘術制人死命，使彼不敢抗衡者，尊為國師，受上賞。」又陰使人語各省大吏曰：「能求得奇俠之士，武勇技擊足以勝人者，封大官，舉主同受上賞。」於是喇嘛爭以魔術自效，而江湖術士、山谷伏莽，咸趨闕下，以求效用，京師紛擾，宮闈若市井。奇服異言之人，往來闕廷，司寇不敢詰。有識者皆知宮中多故，禍不旋踵矣。是時，康熙帝方深宮頤養，潛心內典，外間事絕不聞知，左右亦必不使之聞知也。

胤礽之養士拜僧，實求自衛，誤中某傳之離間，初無意於樹敵也。一日，偶出獵南苑，見車騎自南來，從者至數百人，武仗甚整，且有喇嘛執器前導，狀至威猛，以為帝駕來也。將避之，左右進曰：「此非車駕，實四皇子之鹵簿耳。」太子驚曰：「彼一皇子，乃呵護之盛若此；我儲貳也，自顧不如，保不為人所笑乎？且其勢凌人，後此將為所制，大不可。」心怏怏然。既歸，商於某傳。某傳曰：「果爾，是不可不請於上，以正國體。」乃入奏四皇子鹵簿僭越狀。聖祖果諭令胤禛不宜違制，速減車騎，散黨附，免陷刑法。

胤禛聞太子所請，深銜之。自是一變前日所為，斥去車騎，而與喇嘛、力士等步行走京外，遊歷名山大川，不復有威儀而黨羽實益眾。胤礽以為畏己，肆然不復置慮，不知胤禛固臥薪嚐膽，以報此辱也。胤禛既養死士，恐為太子所厄，常隻身走江湖，以為閱歷磨練之地，且自謂多知民間疾苦，則他日可有為。實則陰探輿論，籠絡在野之不軌者，以備推倒儲宮而已。

嘗漫遊至嵩山，遇少林僧，技擊過人，乃膜拜求為弟子，僧直受不辭。其徒凡數十人，以胤禛食量過大，輒非笑之。又使炊煮以供眾食，胤禛樂於奔走，絕口不道宮禁事，人莫知為皇子也。半載而技成，諸僧又鬪之角力，胤禛避不應。眾笑其怯，幾無所不押侮。胤禛怒，奮起與鬥，卒勝所鬪之僧。師曰：「子技進矣。」遂贈一鐵杖，留為他日紀念，且言除一女子外，可持此橫行海內矣。胤禛既行，方下山，而宮監衛士屬集，蓋如約而至，眾始知其為皇子也。

胤禛微行自晉中歸，遇太子賓客於途，方毆擊人。倚勢凌辱，人不敢與爭，踉蹌呼哭，莫之過問。胤禛獨走問所苦。旁有惡少年大言曰：「爾為誰？敢來問訊。寧有三頭六臂乎？」胤禛熟視其面，出鐵杖猛擊，碎其腦，斃，從容返邸，而太子黨人已探知矣。夜遣劍客入邸，將刺胤禛。

一喇嘛方侍胤禛誦經，見窗外有白光如匹練，上下無定。胤禛怪之，令喇嘛就視。喇嘛曰：「否！否！吾已遣某力士辦之矣。」比曉，院中樹枝皆如削，所蓄之獵犬盡失其首，如駢戮者然，而數十武外小園中，有武士橫屍焉。喇嘛曰：「此即劍客也。技窮力竭，乃為力士所誅。今晚必且報復，行當備之。」

是夕，大風自西來，屋宇震搖，金鐵鳴動，空中戰鬥聲甚厲。居民咸聞之，莫知其所由來也。破曉，太子宮中惶惶若有大事然者，出購棺木，其數甚夥，特不知死者為誰。雍邸中亦然，人咸疑之。

又明日，雍邸中遍招都下喇嘛入誦經，云作道場七日。諸廟恐人數不敷，至延乞丐以充額。頃之，太子宮亦傳命索喇嘛，然已為雍邸所要去，勢不能應命矣。太子怒甚，欲捕大喇嘛誅之。大喇嘛懼，請命於國師，國師銜旨乞命，乃已。太子知雍邸所為也，積不能平，遍召門下客，謂之曰：「今夕不殺胤禛，與諸君不復相見。」門下客憂懼，計無所出。有與胤禛之客善者，以告。胤禛聞之曰：「此勢不兩立之秋也。皇父春秋高，一旦禍成，恐傷其心。不如吾姑避之，以待其除。苟吾有天命，何患不取而代也！」

束裝將行，會有奇士自蜀中來，願見雍邸。胤禛速使之入，則前游所遇之友也。留與飲食，談技擊諸術，風起泉湧，顧終不及心事。奇士作色曰：「皇子有急難，奈何不告我？」胤禛問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奇士曰：「聞青宮新自海外得一術人，能以鐵冠取人首於百里外，今晚殆以決議施之皇子矣。如能不為所殺，且奪其冠，則他日可取以治貪官污吏，人皆不敢犯法矣。天下絕殿下，使吾聞之，方得有此預備也。」胤禛問：「奈何？」奇士曰：「彼以喇嘛咒語為護符，施此魔術。今吾儕都以貝葉蒙首，則鐵冠必來而復去。吾先於庭外張一袈裟，如張網狀。鐵冠必跌落其中，吾黨可收之，以為後日之用也。」

胤禛從其言，果得鐵冠。既而謂奇士曰：「寇深矣，不用斬截手段，此禍防不勝防。吾終不願鬱鬱居此土也。」奇士曰：「盍請大喇嘛來，當與之為最後談判。」胤禛允之。大喇嘛至，奇士曰：「降龍伏虎，當用其勢，過此以往，恐不能制，奈何？」大喇

嘛曰：「謹聞命。特緩乎急乎？生乎死乎？惟殿下所擇。」胤禛思之良久，乃曰：「吾為皇父計，不得不緩；吾為皇兄計，又不得不生。」大喇嘛曰：「諾。」

時太子以鐵冠術不效，聞胤禛仍無恙，恚恨成疾。大喇嘛入請曰：「吾能以阿肌蘇丸治殿下疾。」太子曰：「子非助胤禛者乎？吾安敢服子藥？」大喇嘛曰：「否！否！胤禛暴虐，眾叛之久矣。今彼遨遊四方，未敢返都下，邸中固闕其無人也。殿下不信，可詢之某喇嘛。」某喇嘛者，太子之親信人也，而實大喇嘛之徒黨。太子見術不效，鬱恨傷肝，性烈如火，撻辱誅滅頗夥。群下人人自危，至喇嘛亦不免詬辱。以故喇嘛有貳心，亦願助胤禛為虐矣。

太子不知其計，以問喇嘛。喇嘛曰：「此西天活佛之師，其丸實能治百病，服之當必有效。若胤禛則畏殿下之威，當不敢復來鞏下也。」太子信之，乃令大喇嘛出丸進服。胤禛遍賄青宮上下，無一人與大喇嘛為敵者。於是太子以孤掌之難鳴，受易性之狂藥，雖有知者，莫為之白矣。

阿肌蘇丸者本媚藥，或興奮劑，而茲則屬入猛烈之品，能使腦力失其效用，神經中樞為過度之刺激，亦不能制其百體，其形態遂類顛狂。斯時，太子因疾居外邸，不近婦女，故宮中妃嬪咸未知悉。延三日，太子益狂，便溺不自知，且毀壞器物無算，並御賜佛像等，亦投毀無餘。事既張，太子妃趨視，大駭，無術為之收拾，乃奏聞。

聖祖遣人視之，則已不復能成禮，且已失一切知覺，動則騷擾如獷獸，靜則昏昏如負重疾。聖祖不得已，乃下詔廢其儲位，詔中多憤懣語。然責備太子無狀，卒不知為胤禛所嗾使，喇嘛所播弄也。太子妃惶恐，奔坤寧宮求救於皇后。皇后遣國師及御醫往視。

是夜，國師方銜命出宮，憩某廟以待旦。大喇嘛膝入，告以由來，歷數太子之虐及某喇嘛因忤太子意慘死狀。國師淒然曰：「然則吾不能為救治矣。以此主天下，吾輩尚有噍類乎？」及旦，草草入視太子，謂係不信神佛，心入邪魔所致。非別閉靜室中，灌以醍醐，咒以功德水，不能復其原性。宜速治之，遲且不救。御醫入，亦言心疾不可治。蓋清初喇嘛之勢力甚盛，御醫僅充數。喇嘛言如何，彼亦不敢與之爭辨也。

旋皇后召太子入宮中，令擇靜室居之。日以功德水進飲，神思漸清，顛狂亦稍殺，乃令妃嬪入侍，益知斂抑，飲食亦增進。妃嬪私問：「前此病狀，亦自知否？」太子乃言：「服某喇嘛丸，遂失知覺，以後即昏昏如在醉夢間也。」

妃嬪以告皇后，乃聞於聖祖。遣人窮治其事，將捕某大喇嘛鞠之，則已隨胤禛不知所往矣。以詰國師，國師曰：「吾徒皆忠於太子，且雍邸與太子亦絕無仇怨。此必奸人播弄，欲離間兄弟耳。苟有隱匿，吾設壇作法，使彼二人各至壇前，自相質問，則佛祖韋陀必不誑怒也。」聖祖可其請。皇后問曰：「胤禛不至，奈何？」曰：「吾能致之，且能縛大喇嘛來。」

是夕，國師使人謂喇嘛與胤禛曰：「第來，必無恙。」及夜中，胤禛果至，以皮冠蒙首，狀極委憊，見后伏地不起。聖祖略有所詰，奏對極淒惋。太子入，見胤禛，色積暴怒，詬厲不止。旋壇上有振錫聲，如使之跪。太子忽顛蹙，乃惘然自述欲殺胤禛狀，且歷舉所殺侍衛及喇嘛徒眾，狀至可怖。是時陰風猝起，燎燭皆作慘綠色，宮中皆聞鬼聲。聖祖以倦怠悚惕而退，皇后等皆廢然返宮。妃嬪奉太子下，則又昏然不省人事矣。

自是昏昏嘩噪，一如前時，不復有一隙之清明矣。胤禛與大喇嘛從容退。未幾，聖祖再廢太子之詔下。蓋前此皇后召太子入宮，欲白其冤，固已下詔復位。至是知不可救，故復廢之也。

聖祖欲立胤禛，皇后終以為疑，謂不如胤禛。然以奔競運動者多，聖祖頗有所聞，煩厭不能專決，嘗憤憤曰：「朕萬年後，聽爾等自擇之可耳。此皆不肖，誰復可以膺付托者？苟天位不可終虛，自有當璧者食其祿，若朕生前，則不提議此事可也。」蓋聖祖雖不能抉雍邸之奸，而知其爭權傾軋，決非無因。太子復不克為人，則惟有以不了了之而已。

胤禛最長厚，且頗有文才，聖祖、皇后俱屬意焉。然恐非諸子敵，故隱秘不宣，計不如待萬年後，頒遺詔始立之，則諸子倉猝不及破壞也。然胤禛始終與胤禛善，不敢櫻其鋒。皇后憐其無能，遂亦聽胤禛所為，而不復固執矣。

惟胤禛豪爽有大志，不受羈勒，頗揮霍，喜結交健兒，然不屑為秘密傾陷之行為。以故與胤禛忤，常憤太子等結黨為仇，非國家之福。因輒出京旅行，飾為商賈或術士，所至必主民家。世俗相傳以為世祖者，實則胤禛。

某年，粵東有某賈實行，因生理不佳，相對愁歎。時且歲暮矣，靜夜無聊，小伙有懸紅燈為戲者，掛於竿首，以照江中，俗亦謂之「照財神」。行之後屋，固濱江，往來船艘頗多。頃之，一巨艦來。眾方注視，忽抵行門下維，一紀綱僕貿然登岸，問：「行主在否？」眾告之，僕言：「主人販北貨茶果甚多，滿船重載。將俱寄於實行中，幸行主出視之，可與主人接談也。」行主知為巨客，乃登舟相見。則儀表甚偉，行李亦華煥。酬酢既畢，其人因述來意，且言貨價不下數十萬金。行主瑟縮曰：「小肆資本甚微，恐不能擔此重任。請僅受其十之三，可乎？」曰：「無須。吾有要事他往，但求將貨速卸，輕裝而歸，爾行可不必付款，待來歲今日，復懸紅燈，則吾自能復來。屆時，當收爾貨金也。」行主大喜，乃命人悉遷其貨於岸上。屋宇不能容，寄存他家，匝日始畢。同業聞其有豪客來也，爭相趨附，即日售其貨數萬金。行主以奉客，客曰：「現吾勿需此多金，僅取十之四足矣。餘存爾行中，待來歲結束並取可也。」行主又欲以盛饌餉客，客搖首止之曰：「但取好酒數斤來，並此間海味數事足矣，不多費也。」行主奉命惟謹。

逾日，客匆匆去。行主徐售其貨，數月而畢，贏利十餘萬金，連資本計，殆百萬也，頓覺巨富。惟候明歲今夕之約，與客瓜分餘利耳。及屆期，如約懸紅燈。客果至，則巨艘三五，較前次之貨又倍蓰焉。主人先奉舊帳，子母俱陳，請指麾分派。客麾又曰：「否！否！吾不需此多金。爾等第為我存之，欲用時通告提取可也。請速遷此次各貨登岸，勿稽我行期。」行主以客之惠甚厚，前此未多款待，方抱不安，此次必請多事盤桓，以盡地主之誼。客曰：「吾事大忙，不能領主人厚誼。請勿過留，但使一遊花艇，略開眼界足矣。」行主果導之遊紫洞艇中，遍徵群花以娛之。客殊無所戀，但飲啖甚豪，略聽歌曲而已，夜仍返宿舟中。次晨，告別欲去。行主苦留之，乃偕遊觀音山等名勝處，夜復飲於花艇中。行主使娼家以計羈縻之，拂袖竟歸。是時，舟中貨已畢登，次晨不別行矣，並一金未攜取也。行主甚怪之，顧業既受其貨，且致富絕無後患，則亦自幸天助而已。或疑為大盜，顧無案追者。且其態度華貴閒雅，殊不類下流人物。

又明年，復按期至，惟貨已較少，然尚值十餘萬金。前後並計之，蓋二百五六十萬金矣。主人又陳子母如故，客蹙然曰：「吾本欲與主人為終身交，念主人長者，甚可恃，如願存金不取。今吾將有大變故，恐不復能來，姑受百萬金去。明歲屆期懸紅燈而不來，則吾事已敗，終身不復相見。此百五六十萬金，自取之可耳。」言罷嗚咽，色顏慘沮。主人慰勸之，且欲導之冶游，以祛其哀思。客卻之曰：「吾且去，此非行樂之時也。苟明歲復來，必與君痛飲於紫洞艇中耳。」

及明年，果不復至。主人與所善者談及客人蹤跡，皆疑為皇子飄流在外者，蓋康熙帝適於是歲駕崩也。後遇京中人，詳詰其貌，知客確為胤禛。又同時，漢口又有人睹其蹤跡者，並言其刻苦誠懇，絕類有道德之商人云云。

胤禛為少林僧入室弟子，善技擊，常窘辱胤禛。一日，角技於南苑，呼胤禛而眩之曰：「爾敢與我角否？」胤禛自知技出彼下，乃笑不應。胤禛突起，仆胤禛於地。眾小奄俱不平，而胤禛鼓掌去矣。胤禛銜之，欲使喇嘛以術殺之。既而喇嘛語胤禛曰：「彼身常佩達賴第一世所發之金符，不易近也。」胤禛曰：「可奪取之乎？」喇嘛曰：「不能。惟誘之御女，則可篡取之耳。」胤禛乃使小奄狡黠者，導之微行，為狡邪游。胤禛故好色，果沈迷粉黛中。

胤禛遣人取其符，將殺之。忽其口中吐出多量之金蛇，盤旋飛舞，令人目眩，刀劍盡為所卻，卒不能傷。胤禛大駭，以問喇嘛，曰：「此婆羅門靈蛇陣也。彼為國師所教，業已入室，不可與爭。然習此者，必先設誓，類多不能大貴，況至尊乎？殿下但姑讓之，他日大位必不彼屬，復何患？」自是胤禛聽其所為，遇輒避之。及即位，胤禛復不遜，乃執而囚之，賜名曰「阿其那」，譯言狗也。尋即遣力士殺之。胤禛猶能奮鬥至三日，始為毒劍所斃云。

胤禩力不如胤禛，而智謀特勝，恒以小計窘迫太子及胤禛。方太子未發狂疾之先，每日朝兩宮後，即往西山馳獵，胤禩偽為恭順者，請為青宮前驅。太子喜，許並馳驟。乃陰令其黨用喇嘛術，以白鐵為限馬檻。誦咒設之，則人目不能見，惟與知其隱者則能見之。及馳，胤禩先越而過，絕無障礙。及太子躍馬過，馬蹙，太子墜馬，傷股甚劇，病月餘，幾殆。然止自怨控縱無狀，絕不知胤禩之計也。又嘗獻鹿脯於太子，陰以色作為識別。太子召與同餐，胤禩自認所識者食之，無害。太子食之，腹頓大痛，泄瀉幾瀕於死，醫治數月始復。固疑鹿脯之有毒，然胤固伴食，居然無恙，不能以是詰責也。惟胤禛探其狡譎，深忌之。

胤禩知胤禛惡己，心常耿耿，欲有以報。會聖祖以歲初召喇嘛誦經，諸皇子皆宜會食。胤禩之位，適與胤禛相近。聖祖從上來，與胤禛僅隔一箭地，而胤禩適在其間。忽有一小輪從旁飛出，直擲聖祖之面。法輪者，喇嘛所用之紀念物，以精銅為之者也。喇嘛以是為可殺魔鬼，恒誦咒語飛出焉。今直擊聖祖之面，大不敬。聖祖方驚視，胤禩忽大哭呼痛，跪聖祖前，奏胤禛以法輪擊己。聖祖視之，則面紋已碎矣。聖祖思：「頃間法輪擲朕面而過者，必由彼而波及也。」遂命力士持胤禛，欲撻之。胤禛泣辯其誣，且證實為胤禩所自擲。聖祖怒曰：「爾尚強辨！彼既自擲，豈致面有傷痕？爾為此大不敬之舉動，而不知受過，轉欲嫁禍於人，其心術可見矣！」乃命內監執胤禛，付師傅，鞭撻以百數，復拘禁至半月以上始釋云。

世宗即位，深惡胤禩，令與胤禛同縛，禁宗人府獄，稱之曰「塞思黑」，譯言豬也。尋使人拉殺支解之。